

# 马六甲城

## 的 中国元素

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像两只巨大的手掌，一左一右捧护着马六甲海峡这一汪翡翠般的海峡，位于“右手掌”西侧的马六甲城，是其“生命线”的起点。马六甲城是一座令中国人青睐的城市——纯净的海滩、奇特的海岛、原始的热带丛林、历史悠久的文化遗迹，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和三保山华人坟茔的故事，磁铁般吸引了国内游客参观瞻仰。



马六甲“中国山”埋葬着许多爱国华人。



可爱的马六甲女孩。

### 马六甲的色彩交响曲

漫步在马六甲城，无不感受到大自然之手在这里涂抹下特别绚烂的色彩。每一丝光波都融入彩云的脉络，也让大地亮堂生辉。街头，琳琅满目的椰子、榴莲、芒果、菠萝蜜、木瓜、杨桃、山竹、红毛丹等水果鲜艳欲滴，在海风中游走着诱人的果香。

形如芍药的扶桑，是马来西亚的国花。这种花四季不断，花朵硕大，色彩红艳。扶桑的原产地却在在中国，早在汉朝的《山海经》中就有“汤谷上有扶桑”记载。难怪无数中国游客对这种花儿格外迷恋，纷纷掏出手机拍摄。

马六甲河桥东岸，有个整洁开阔的广场，广场上有座红色钟塔和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喷水池，喷水池周围是荷兰式红色建筑物。它们均建于十七世纪，是东南亚地区现存最古老的荷兰式建筑物。300多年来它是政府机关所在地，直至1980年改为马六甲博物馆。

高高在上的马六甲旋转塔，是马来西亚唯一一座旋转塔，高80米，在塔上可以360度无死角观察马六甲海峡。当旋转塔从地面慢慢升到高处，云彩翻腾而来，人就好像融化在蓝天里。脚下的汽车一下变成了玩具车，那些参差不齐的建筑也变得小不丁点儿。

春天的风传递着浓郁的中国味。这座弥漫着怀旧气息的海滨城市，街道古老而繁华，既有当年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复古欧式建筑，又有绚丽的街头艺术和小清新楼阁。茶室内飘着白咖啡的甜香，街角商号里还能听到算珠碰撞的声响，仿佛让我穿过时光隧道，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外滩的曼妙时光里。

人力三轮车是当地的一大特色。街头，长得五大三粗的男人为了招揽顾客，将自己的爱车装饰了很多鲜花。他们黝黑的面庞和五彩鲜花形成强烈对比，招揽客人时笑得比鲜花还灿烂。开朗的神情，让人觉得阳光直射其心灵，豁达，爽朗，对人也水晶般透明。

穿过马六甲河，来到格勒邦海滩。这里，水清沙幼，椰林树影，蓝天白云，许多洋美女性感火辣，惊艳窈窕，海滩上成了她们彰显魅力的金舞舞台：有的穿着比基尼在海边跑步，有的躺在沙滩上悠闲读书，有的坐着看手提电脑写东西，蓝色的水面映出她们麦麸色的身体，犹如梦里游过的一条黄色鳗鱼……



中国游客在格勒邦海滩和老外合影。



建于1650年的荷兰红屋。



圣地亚哥古城门，葡萄牙人1515年修建。



导游冉隆安是第三代华裔。



这口“汉丽宝井”曾毒死过很多入侵者。



大男人开飞车。



飞机上俯拍的马六甲海峡。

## 三保山上 书写着一段悲怆往事

丰茂无边的热带植物，将“中国山”装扮得葱茏苍翠，这里，有从古巴引种的蛋黄果树，有闻乐起舞的风流草、有吃小昆虫的猪笼草，有各种橡胶、腰果、咖啡、可可和香料植物胡椒、依兰香等，它们是这片大地真正的主人，在咸湿的土壤中默默成长，年年如斯，生生不息。

出奇的宁静，却在我脑子里复活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。

### 尘封多年的“毒井”

郑和七下西洋，其中有六次就停靠在马六甲城。他为何如此青睐这座异国城市？这居然跟汉丽宝井有关——按当地人说法，喝了这口井的水，出门远游或下海捕鱼，遇到风浪都会逢凶化吉。它像一根长长的风筝线，哪怕风筝飞得再高，都被牢牢扯着。

那天下午，我有幸看到了这只“风筝线”——汉丽宝井。三保山南麓，那口被铁盖子尘封多年的汉丽宝井，还躺在一个小院子里，平时这里是关闭着的，到了旅游旺季才向中国游客开放。

这口为保家卫国做出过贡献的“毒井”，曾令入侵者心惊肉跳。古井旁的石墙上，有一块用汉文书写的标记牌：“1511年间，柔佛战士们在井水中下了毒，毒死了许多喝了井水的葡萄牙人。1606年，荷兰人使用了同样的伎俩。1628和1629年间，亚齐人也照样画葫芦，目的都是暗中消灭他们的敌人。”

1511年，葡萄牙舰队攻占马六甲建立了殖民地。马六甲末代苏丹马哈茂德覆灭后，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即位建立了霹雳王朝和柔佛王朝，其中控制半岛南部的柔佛成为对抗葡萄牙的主要势力。那年盛夏，入侵的葡萄牙人击退柔佛军占领三保山后，由于天太热，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舀水爆饮，马上像《水浒传》里送生辰纲的杨志一行被蒙汗药麻倒，纷纷倒下，被柔佛军结果了性命。清亮井水，有时比惊涛骇浪更能致敌于死命。

### 墓山深藏的抗争史

太阳渐渐西沉，马六甲城笼罩在大片酒红色光晕里，参差建筑边沿射出金属质感的余光，煞是好景。三保山上，草丛里、树木下，到处是用石块砌成的坟墓，坟墓相隔三四米，均有墓碑。据说，至少有15400名华人长眠在这片异域之地。就像一个一个个字符，书写着一段悲怆往事。

三保山，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华人墓地。华裔导游冉隆安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讲道：当年，他的祖父就是从中国广东偷渡来马的，一路苦不堪言。

驻足在三保山下，仰望茫茫海域，我想象着数百年前，两三百万华裔是如何踽踽独行下南洋的。以冉隆安祖父为例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，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他祖父和同村几个青年离粤偷渡出海，很快与奴隶无异。茫茫大海上，飓风杀手般一路追杀撕扯，一会将船抛向天空，一会又砸入波谷。船上，三四十人被锁在又闷又黑的货舱里，舱里缺少食物和淡水，还饱受“猪仔头”的勒索毒打，有人狂呕恶泄，有人中暑休克，有人高烧瘫倒……颠簸五十多天，三个奄奄一息的同乡先后被船主推进海里喂了鲨鱼。勉强活下来的华工一路跪碗靠了岸，他们强咽着比海水还咸湿的泪水，跌跌撞撞，最先踏上马来半岛的地方，就是三保山。

三保山西侧，矗立着一座建于1948年的“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”，碑柱上刻有“忠贞足式”四字。连同三保山上那些坟墓，深葬着另一些华人的悲壮故事。

1939年秋，在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，马来西亚华人抽调大量民工前往滇缅公路，三年多共运输45万吨物资前往抗战后方。那几条随时被日军炮火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，上千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工人，不是被当场炸死，就是夜晚驾车时跌入万丈悬崖。到1945年9月日军投降时，共有30多万华人在马国遇难。三保山上的坟墓，多是这些华人的亡灵栖息地。

大海有声，大山无言。在这个异国城市的行走中，从历史的缝隙撬出一段斑驳往事，让我有种难言的沧桑感。我悄然转身，让阳光晒干脸上的泪痕……

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摄影报道



三保山华工的坟墓。